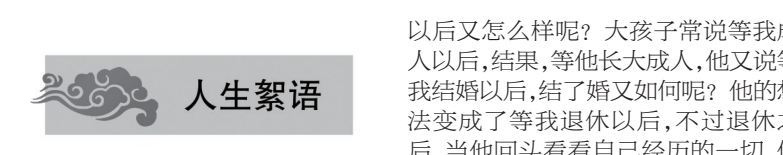




所谓做最好的自己,就是三百六十行,无论干哪行,都能怀揣梦想,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力驰骋,成为最出色的那个。

做最好的自己

□凌 云



在我们身边,常有很多人不乏才华、机遇,却一辈子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也有一些人各方面条件平平,可天天长进,事业有成。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过于放任自流,不求上进,而后者能够严格自律,做最好的自己。

所谓做最好的自己,就是三百六十行,无论干哪行,都能怀揣梦想,在自己的赛道上奋力驰骋,成为最出色的那个。

报载,如东亚振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王亚兵,2020年在全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金牌。记者前去采访,他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没想到自己做木工做成了状元。王亚兵出生在如东马塘农村,家境贫困,父母靠种田养家。17岁那年,他跟着师傅从学徒工做起,当了一名木匠,走村串户,帮着人家做零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进了现在的公司,当时心里很忐忑,厂里多的是能人,自己这三脚猫功夫能不能拿得出手?但转念一想,我不比人懒,不比人笨,凭什么我就比别人差?于是抱着这样的信心,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比任何人都努力,而他的付出,终于得到回报。

王亚兵的故事告诉我们,集中你所有的智慧和热忱,将你的本职工作尽量做得完美,用这种方法迎接未来,无疑是最好的。人生就是一条路,生命就是一趟旅程。走好脚下的路,做好眼前的事,不要让自己失望,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可是有的人不积极投入生活,他们向往美好的明天,但不愿付出今天的努力,结果一事无成,遗憾终身。正如史蒂芬·里高克说的那样:“我们生命中的每个历程多么奇特,小孩子总说等我长大以后,可是,长大

社会在变迁、发展,有的行业会消失,新的行业会出现,对此似乎不必太过哀伤,但相互信任的感情是应该保持并珍惜的。

留住什么

□杨 譔



日本著名作家盐野米松用了30年时间,走遍了日本全国以及世界上多个国家,他倾听并记录了不同国家不同业种的匠人们的人生故事。2000年,他曾来到中国,去了江西、云南、江苏、北京、山东等地,约有半个中国。他寻找日本手工艺的源头,发现有些手艺在中国已经消失,在日本却还有传承。

《留住手艺》一书中中文版自出版以来,已经连续印刷了十多次。盐野米松用他开创的“听写体”,给人们讲述了或许是日本最后一批传统手工艺师的人生故事。手工艺师们平淡如水的讲述,掩饰不住深深的留恋、怅惘、无奈与悲凉,同时也让人感到,在不断失去的同时,岁月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常人所无的从容、淡定、智慧和坚韧。

宫殿大木匠西冈师傅在教导徒弟方面不亚于一位教育家,他告诫年轻人:建堂盖塔不单单是计算锯割材料,还要依照特性取材,并且要了解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的个性,做到这些,才是一个好匠领。西冈的徒弟小川创办了一个名为“斑鸠舍”的木工技术中心,小川只教弟子磨刨刀,小川相信:“弟子们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性格和素质成长为性格迥异的人才。”

手工的特点是每件器物都会有个性和体温,带有制作者与使用者互相沟通、了解后留下的痕迹。量身定做,让器物适合于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器物。船匠山元高一认为:江上的船都是合着江河的习性而造的。江河里的渔船要根据捕鱼方法的不同造法也有不同。为了造

蛭蚓的叫声始终萦绕在我梦境里。夏天远去后,它不再倾诉了。它以样本的形式定格在时间里。可是我还在夜里听到它的叫声。

结为伉俪。从那时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刘桥”再次来到他面前。被送到刘桥的黑子再也没有回来。那几天,我父亲煞有介事地说:“我听到黑子的哭声了。”可是哭声最后还是随风而逝,永远消失了。

小时候,我总以为夏天是被蛭蚓引来的,它只要扯开嗓门一叫,夏天就来了,而我是多么喜欢夏天的到来啊。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只有夏天才有咸鸭蛋吃。咸鸭蛋是我姥娘腌制的。我姥娘不知从哪儿挖回来一桶烂黄泥,掺进盐,将鸭蛋一颗颗包裹起来,放进坛子里,封上盖。因为时间太久,我把这事忘得精光。当鸭蛋出现在夏天的晚餐桌上,我如梦初醒般欢呼起来。让我惊奇的是,那些脏兮兮的鸭蛋洗净煮熟摆在碗碟里,一个个晶莹剔透,洁白可爱。我太喜欢吃那种出了油的咸鸭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咸鸭蛋里会冒出油来,我把筷子戳进去,绛红色的油会溅到我脸上。出了油的鸭蛋黄又松又软,又绵又糯,我能一口吞下去。我姥娘说,慢点吃,又指了指满满一碗碟咸鸭蛋,都是你的。我顿时有了土财主的感觉。我还很喜欢吃我姥娘做的玉米面饼子,两边烙得金黄,又香又脆。晚餐桌上还有一碗我姥娘做的豆酱,玉米面饼子蘸上豆酱,特别好吃。我姥娘让我咬一口大葱,我被呛得泪水连连。晚餐桌上还有一样我姥娘做的小菜:腐乳,微咸,我能一口吃一块。主食是大米粥,熬得黏稠,我特别喜欢逼出来的粥油。当我姥娘衰老得再也干不动家务活儿后,夏天的晚餐桌上再也看不到这些清淡素朴的食物了,它们总能给人安稳感,是安稳的幸福,是这世间一个平凡安逸的家的侧面。我忘不了我姥娘微笑着看我吃这些食物的样子,她神态静谧柔和,心思安宁满意。

夏天,我们都是在院子里吃晚餐。我姥娘那时还有力气,她一个人就把大桌子从堂屋搬出来了。我还记得,我们吃晚餐时,蛭蚓在晾衣绳上深情地鸣唱。它成了我们晚餐的背景音乐。此外,还有另一种背景音乐,那是邻居们的打扰。先后光临我家院子的是陈希



幽静

许丛军摄

人间走遍却归耕

□王春鸣



傍晚,坐在鱼塘的台阶上,身边是深红浅紫的凤仙花丛,我捧着半个西瓜,嘤嘤地吐出黑籽,吃完,发现已经撑得站不起来了。隔着围墙,看见那个不讨喜的邻居,正在他的瓜田里除草,他那条毛发蓬乱的长毛黄狗,静静地趴在阡陌上,像一团枯草。邻居总是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伺候他的瓜地,每一个西瓜,大概从核挑大的时候就编了号码,干活前先数一数,收工回去时再数一遍。

我很是不悦,他的这块地旁边,就住着我们一户人家,难道他是在防着我吗?难道现在,西瓜还是好东西吗?难道我想偷他一个瓜吃,还会没有办法吗?

从前,我奶奶还在的时候,也很小气,每天都要数一数她的大人,总是说没熟,也不许我和弟弟吃。我就在大人们都午歇的时候,带上挖勺、大碗,冒着暑热来到地里,瞅准掩在瓜叶里的、最大的西瓜,给它翻个个儿,蹭掉瓜底的泥,然后摸出削笔刀,划出一个勺子那么大的等腰三角形,小心翼翼取下来。西瓜确实还没有熟透,从三角形破洞流露出来的瓜瓤粉红粉红的,我趴在地里,一勺一勺掏了大半碗,再把瓜皮嵌进去,西瓜照原样翻过

来,往泥地里掘一掘,瓜藤瓜叶子捋一捋,然后捧着瓜碗施施然钻进旁边的竹林,独自偷吃。没有熟透的瓜,甜里面有一丝丝的生腥气,但也算美味。傍晚时奶奶去数瓜,依然是昨天的数,第二天去数瓜,依然是昨天的数,而我,已经美美地吃了两碗瓜瓤了。

受伤的瓜当然不会再继续生长、成熟,它慢慢地、极其奇怪而又自然地腐烂了。没有人发现我干的坏事,除了伸着舌头的小黄狗。奶奶一辈子都在疑惑,为什么有好些年,她长得最好的西瓜,总有几个在最后的成熟期,眼睁睁地烂了。

我回忆着这件事情,台阶上花影在日光中西移,仿佛时光倒退了十年,再十年,又十年。有点想去邻居家的瓜地里再干一票,又觉得没意思,我已经不是孩子了,每到儿童节的时候,我都会厌恶地打量着自己身体和灵魂深处比十二岁时多出的那些地方。但是没有办法,要上天怎样地厚待,才能停留在童年,才能一直葆有完整的童年。

人间七月,我的归耕之地、濠濮之间除了